

## 第六章 中共與東協國家安全關係建構之限制

前述各章節均從正面角度，觀察中共與東協國家所建構的安全關係，可是在實際的互動潛存有許多阻力，使得中共與東協的關係發展，仍受到某種程度的制約，因此本章從中共威脅論、亞洲價值論、區域性大國的影響、其他國家對中共與東協的制約、中共與東協的矛盾等方向，探討中共與東協發展所受到的限制。

### 第一節 中國威脅論

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局長戈斯於「美國在 2005 年所面臨的全球情報挑戰」報告中認為：中共的軍事現代化和軍事發展，正在使台灣海峽兩岸的平衡發生傾斜。並具體指出：中國增強彈道飛彈的部署和新潛艇的製造，另外還繼續研發更多核飛彈，對美軍在此地區構成威脅<sup>1</sup>。由於此報告而再度掀起世人潛意識對「中國威脅論」的恐懼。自冷戰結束，中共因經濟的持續發展而逐漸的強盛，使「中國威脅論」被世界各國認為未來將有可能成為事實。其演化曾歷經幾個階段<sup>2</sup>：

一、1992—1993 年間，從意識型態、社會制度、乃至歷史文物角度提出「中國威脅論」的具體論證，媒體則推波助瀾，以致造成風潮。其中以美國費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亞洲部主任穆諾（Ross H. Munro）發表「正在覺醒的巨龍：亞洲真正的威脅來自中國」為代表，採取「中國經濟強大→政治崛起→軍事擴張」的論述思維邏輯；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發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前者渲染中美軍事衝突不可避免，後者斷言儒教文明與伊斯蘭教文明的結合，將是西方文明的天敵，具有極強的意識型態色彩。

---

<sup>1</sup> 2004 年 2 月 16 日美國中情局局長戈斯提出「美國在 2005 年所面臨的全球情報挑戰」，再次拋出中國威脅論，[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foreign.com/news/2005/2/18/05021801.htm)，2005 年 2 月 18 日，C:\Documents and Settings\USER\Local Settings\Temporary Internet Files\MtFile\MT20155446379.htm.

<sup>2</sup> 「中國威脅論的歷史演變」，[中國網](http://www.china-foreign.com/news/2005/2/18/05021801.htm)，C:\Documents and Settings\USER\Local Settings\Temporary Internet Files\MtFile\MT2015395320.htm.

二、1995—1996 年間，誘因則是台海危機而引起美國國內對華政策大辯論。所謂「中共對台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構成威脅」、「香港的回歸意味著自由民主世界將受到專制制度的威脅」等言論，在當時不絕於耳，此以「時代」周刊記者伯恩史丹和芒羅所著「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為代表。

三、1998—1999 年間，前中央情報局中國問題專家特里普利特和前共和黨國會對外政策助手愛德華·廷珀萊克合寫的「鼠年」和「紅龍躍起」兩本書認為：中共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重大威脅，並指出中共竊取美國核機密、利用華人科學家和學生在美國廣泛搜取情報、企圖收買美國政府。

四、2002 年至今，美國國防部和國會兩個涉華報告，經過長達一年的聽證會、實地考察、跟蹤中國媒體後得出的結論，內容上超脫簡單的「指控」和意識型態糾纏，觸及中國軍力發展的深度分析，並首次公開指出中國軍力不僅對台灣，還對中國周邊國家甚至美國構成威脅；使得「中國威脅論」再次掀起波瀾，而且還公開否定與中共「接觸政策」的有效性。

由美國的「中國威脅論」初期的觀點，在冷戰前認為是意識型態、社會制度不同而引起，冷戰後則以中共經濟崛起，必然導致軍事力量的強化與政治野心的膨脹，證諸任何一個強國的崛起，包括 18 世紀的大英帝國、19 世紀的德意志帝國、20 世紀上半期的大日本帝國，以及二次大戰後崛起的美國，都不可能是和平崛起，尤其認定大國的生存意志是追求自身權力最大化，亦即地區霸權，因而大國之間不可避免地會形成衝突，國際體系之中最危險的國家，是奉行攻勢現實主義擁有龐大陸軍的大陸強國，這種國家的擴張是歷史的，中國大陸正是這種具有龐大陸軍的強國，以及經濟快速增長，不可避免的懷有對國際體系的修正，此與中共與美國兩國家社會制度，歷史文化傳統，國家政治體制或領導人意志無關，而是客觀歷史的必然<sup>3</sup>，中國大陸不是西方普遍認同的民主制度，加上台海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始終存在，中共未來走向必然是不確定、不透明、

---

<sup>3</sup>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王義桅、唐小松譯，*大國政治的悲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頁 540-542。

不可預期，因而必定具有致命的威脅<sup>4</sup>。上述是以美國為代表的「中國威脅論」，可是在不同的地區對此看法卻有所不同。

東南亞地區在冷戰結束後，大約在 1992 年美國從菲律賓基地撤退開始，東南亞地區沒有一個足夠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力量，成為東南亞區域安全的守護者或保護者，當時中共積極自蘇聯取得先進武器，將顯著提高中共對領土以外的地區，進行軍事干預，而中共視美軍撤出蘇比克灣及克拉克空軍基地，為加強其亞太地區的最好機會<sup>5</sup>，引發「權力真空論」的討論，而出現「中共填補真空論」的看法；可是東協國家對中國威脅論的反應不一，馬來西亞總理瑪哈蒂就曾表示：東南亞地區最令人擔憂的發展是中共逐漸強大，中共軍備更新，可能會引發日本採行軍備平衡政策<sup>6</sup>，因此瑪哈蒂不認為中共是最大的威脅，並主張對中共採取「建設性交往」。新加坡總理吳作棟則是承認中共為東亞霸權的地位，希望採取合作而不是對抗，並相信基於經濟發展的需要，中共應不致於破壞區域的和平與穩定<sup>7</sup>。

東協國家對中共的態度雖有不同，但大多對認為中共將成為區域性的軍事強權，東協必須與其他強權維持現有良好關係外，更積極發展與中共的商務往來，而東協本身必須採取區域性的團結措施，顯示東協各國不會輕易地被屈服<sup>8</sup>，換言之，中共與東協的關係發展，雖然東協必須面對「中國威脅論」，相對於美國強權國家，卻採取不同的態度，而對中共抱持著戒心與務實的交往，<sup>9</sup>在今日中共國力不斷累積與上升的發展態勢，中共如何在脆弱的區域安全領域中，

---

<sup>4</sup> Bill Gertz, *The China Threat : How the People's Republic Targets America*(Washington, D.C. : Regnery Publisher, 2000). Nicholas Kristof and Sheryl Wudunn, "China Wakes :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a Rising Power" *New York Time* , December 20, 2003.

<sup>5</sup> Ross H. Munro , "Awakening Dragon: The Real Danger in Asia is From China" , *Policy Review* , (Fall 1992), PP.10-16.

<sup>6</sup> Michael Richardson , "China's Military Secrecy Raises Suspicions", *Asia-Pacific Defence Reporter*, (June-july 1993), P.24.

<sup>7</sup> 新加坡國防部長陳慶炎，「中美關係左右亞太穩定」，*中國時報*，民八五年十月三日，版 9。

<sup>8</sup> David B. H. Denoon and wendy Frieman, "China's Security and Strategy : The View From Beijing ASEAN and Washington", *Asian Survey*, vol.36, no.4, (April 1996), P.429.

<sup>9</sup> 同上, PP.429-433。

讓自我的國力持續的發展之際，並能扮演讓人放心的區域穩定力量，便成為重要的課題，若處理不當，勢必會讓中共於對抗中削弱其發展的力量，甚而在亞太地區重回冷戰的局勢。

## 第二節 亞洲價值觀

隨著東協國家經濟成長，並對東南亞區域的影響逐漸增強之後，無形中激化東亞地區國家的潛在亞洲價值觀與西方價值觀的衝突，尤其是人權與民主的觀念的衝突，因此本節針對亞洲價值觀的內涵，透過成功的區域發展而直接挑戰西方的價值觀，所形成權力的競爭進行探討。

### 一、 亞洲價值觀的內涵

「亞洲價值觀」(Asian value) 於 1989 年由新加坡總統黃金輝提出新加坡四個核心價值觀，1991 年新加坡政府提出「共同的價值觀」，其後新加坡、馬來西亞、中共、日本等亞太地區有影響力的政界、學界人士在演說著作中，大量倡議「亞洲價值觀」，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新加坡李光耀先生與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 (Mahathir Mohamed) 等人，雖然各有所見<sup>10</sup>，大致而言，其內涵以李光耀先生以總結新加坡建設成功之經驗而建構的內涵為主。

「亞洲價值觀」乃是以儒家文明為主體的價值觀，認為：秩序與穩定是經濟成長的前提，經濟成長則是政治秩序及促進人類尊嚴的必要基礎，在亞洲法律與秩序在個人權力之上<sup>11</sup>，因此必須與一國的經濟發展、歷史、文化以及其他

---

<sup>10</sup> 1991 年新加坡政府所提共同價值為：國家至上，社會為先；家庭為根，社會為本；關懷扶持，同舟共濟；求同存異，協商共識；種族和諧，宗教寬容。南洋星洲聯合早報，1997 年 1 月 9 日，頁 18。陳廸，一面折射亞洲價值觀的多棱境—讀「亞洲價值觀：新加坡政治的詮釋」，綜述亞洲價值觀為：國家至上，社會為先；家庭為根，社會為本；社會關懷，尊重個人；協商共識，避免衝突；種族寬容，宗教和諧；實用理性，中和思維；先有經濟，後有民主；權利義務，平衡發展；自由雖貴，責任更重；民主目標，良好政府；領袖賢明，政府強大；以民為本，關注民生；政府人民，互尊互信；以法治權，以德治國；法紀嚴明，井然有序；各盡所能，南風窗網站，2005 年 6 月 9 日，<http://nfcmag.com/ReadNews.asp?NewsID=2091>。

<sup>11</sup> Melanie Chew, "Human Right in Singapore: Perception and Problems," *Asian Survey*, vol. XXXIV, no.11, November 1994, PP.935-937

的社會、政治體系價值相調適，<sup>12</sup>致人權與經濟權利、文化權利、政治權利同等重要，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凡此亞洲社會個體必須顧及他人之利益，嘗試在個人、家庭與社會之間取得利益的平衡，並希望政府維持一個道德環境，保持法律與秩序，提供公民基本的需要，包括就業、教育與醫療等。<sup>13</sup>政府本身必須是廉潔有效，能保護人民，應讓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在一個穩定有秩序的社會裡取得進步，並能夠過美好生活。<sup>14</sup>在政黨政治最重要的是吸引最優秀的人才加入，<sup>15</sup>一個穩定的政治體系，即是讓一個主要的政黨代表大部份的人民，且可長久執政，同時允許有崇高理想的小黨存在。<sup>16</sup>

綜合「亞洲價值觀」可見是「軟性威權主義」的展現，其是結合市場為導向的經濟體制，以及勸說為主的威權主義，個人屬於社會與團體，集中式的官僚體制和強有力的大有為政府以及國營資本部門促成的經濟發展，<sup>17</sup>形成亞洲價值觀的特色與內涵。

## 二、「亞洲價值」與西方權力衝突

由於「亞洲價值觀」的倡議，符合冷戰後中共政治集權與經濟市場化的實際發展趨勢，因此中共與東協的互動中亦積極的唱和，突顯「亞洲價值觀」的論點，然而「亞洲價值觀」的內涵顯然的與西方觀點有所不同，因此在政黨政治與政府功能，經濟發展與人權等看法，都有極大的差異，因而使得中共與東協對於西方不同觀點而產生的權力衝突，在東南亞地區時有所聞，其權力衝突根本原因何在？

---

<sup>12</sup> Jusuf Wanandi, "Human Right and Democracy in the ASIAN Nations: The Next 25 Year, M96/92,"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vember 1992), PP.3-15

<sup>13</sup> 許通，「確保東亞成功的十大價值觀」，*南洋星洲聯合早報*，1993年12月16日，頁16。

<sup>14</sup> 羅豐華，「新加坡的民主觀與人權觀」，*南洋星洲聯合早報*，1995年12月12日，頁22。

<sup>15</sup> *南洋星洲聯合早報*，1996年6月9日，頁6。

<sup>16</sup> 李美賢，「亞洲式民主與政治危機—印尼個案研究 1997-1998」，*問題研究*，第卅八第八期（民八八年八月），頁2。

<sup>17</sup> Denny Roy, "Singapore, China, and The Soft Authoritarian Challenge," op .cit., P.231.

不論是東協國家，或是中國大陸地區，傳統觀念基本上較為接近「亞洲價值觀」，因此雖然西方世界批評「亞洲價值觀」為「舊式的歐洲專制主義」、「威權資本主義」，係威權政府與保守主義之面具，作為其為所欲為或是所作所為正當化的藉口，<sup>18</sup>可是對中共與東協而言，已經是其生活的一部份，從「亞洲價值觀」所引申出來的亞洲各國政治、經濟與社會等發展，已經是現在正在運作的體制，在雙方截然不同的價值觀（詳如附表廿二），無形中使得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強權有不同的認知，因此在本區域對於觀念的差異，解決之道只有調和接納、或產生衝突。

附表廿二：亞洲價值觀與西方觀念衝突對照表

項 目	亞 洲 價 值 觀	西 方 價 值 觀
文 化 觀	儒家思想道德觀	基督教道德觀
政 黨	一黨獨大	政黨政治
權 利 關 係	重視經濟權、政治權、文化權的互存	優先重視公民權、政治權
民 主 重 心	社會主義的人民民主，強調集體利益	個人主義的民主，重視個人的利益
政 治 型 態	軟性威權主義	民主自由政治
人 權 與 主 權	主權高於人權	人權高於主權
政 府 型 態	廉能、強而有效的政府，能維持法律與秩序，保護人民	社會契約論，政府代表人民執行法律機構，賦予政府最小權力。

資料來源：The Straits Times, July 27, 2000. P.24. 符懋濂，「西方的人權思想與人權外交」，南洋星洲聯合早報，1997年1月20日，頁12；霍世亮，「美國理想主義與東亞」，美國研究(1992年第2期)，中華美國學會，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頁36-37；鄒念祖，「聯合國國際人權外交—中共的認知與政策」，問題與研究，第卅八卷第八期(民八八年八月)，頁90-91；南洋星洲聯合早報，1997年11月29日，頁34；及前述亞洲價值觀內涵引述資料，由作者綜整彙製。

舉例言之，馬哈迪總統於1999年訪問中共時呼籲：東亞國家加強傳播媒體方面合作，以亞洲人觀點來報導亞洲事務，以對抗西方國家傳播媒體對亞洲事務報導之支配與偏差；<sup>19</sup>同年底中共與印尼總統瓦希德發表聯合聲明指出：亞洲應堅持本身之價值觀，人權不能高於主權，雙方同意人權問題之解決不能以犧

<sup>18</sup> 南洋星洲聯合早報，1996年1月3日，頁10。彭定康著，蔡維先、杜墨譯，彭定康治港經驗談（台北：時報文化公司，民八七年十一月），頁207。

<sup>19</sup> The Straits Times, August 2, 1999, P.15.

牲國家主權及國家主權平等為代價。<sup>20</sup>由上述內容可見東南亞與西方的權力衝擊是來自於觀念、文化、社會與制度的差異，也因而使得中共與東協能在共同基礎上，順利展開合作與發展，反之以西方文明為代表的美國等強權，在東南亞地區的發展反不如中國大陸，其根本原因即源自於「亞洲價值觀」。

無論如何「亞洲價值觀」之所以會引起各方注意，並為西方媒體所批判，在於是長期的、潛在的、意識型態式的威脅，極容易被崛起的中國與東協國家所挑動與利用，無形中會削弱西方國家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其對於西方各國所造成的威脅，可能是無法估量，因此當中國的崛起所形成的中國威脅論，與東協亞洲價值觀所產生區域性的自主力量，在亞洲地區合流時，自然會成為西方國家打擊與抑制的目標。

### 第三節 區域性大國的影響

東南亞是許多主要大國政治及物質利益交會地區，它們之間政策相互作用的頻率和強度，以及對地區國家的支配性的影響，必然會對政治現實產生影響<sup>21</sup>，不論全球「一超多強」的格局，或是中共所主張「多極」格局，就東南亞地區而言，能影響東協的大國應為美國、中共與日本互動所產生的效應，其中美國係以軍事與政治為主，而日本則以安全與經濟為主，兩個大國真正要防備的對象卻是崛起的中國，三個大國於東南亞地區都利用東協作為折衝的平台，因此本節探討大國，係針對美國與日本對東協的影響。

#### 一、美國對東協的影響

美國與日本於 2005 年 2 月 19 日舉行「二加二」安保諮商會議，共同磋商兩國「共同戰略目標」後發表聯合聲明：台灣是日美兩國共同關切的安全問題，

---

<sup>20</sup> Susan V. Lawence, "Charm offensive" *Fo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December 16,1999).P.18.

<sup>21</sup> Carlyle A.Thayer, *ASEAN and Indochina: The dialogue* , Alison Broinowsk i, *ASEAN into the 1990*(Basingstoke: Macmillan,1990), P.154.

日本將在亞洲及其他地區加強配合美軍行動<sup>22</sup>；誠為 1996 年以來，美日安保同盟最大的轉變，將過去台灣問題「周邊有事」的抽象說辭明確化，亦為日本首次明確表明立場，此顯示快速「崛起的中國」令美國與日本深感不安，並有意以預防性的作為以防制中共，對美國來說遠東地區隱藏著三個不安定的火種：(1) 北韓核武問題，(2) 恐怖份子的破壞活動，(3) 為日益升高的台海危機；為了應付此重要課題，美國提出「日本作為美國在東前進基地」的構想，並將「日本樞紐基地化」，而進行美軍再整編：第一案將陸軍第 1 軍團司令部，從美國華盛頓州轉移到神奈川的座間。第二案將東京都橫田基地第 5 空軍司令部和關島的第 13 空軍司令部統合，司令官留在橫田；其用意第一案安排是為「對韓半島有事，及從亞洲到中東與非洲等地不安定弧形的反恐戰」，美國將陸軍司令部從美國西海岸移到日本，可以發揮高度機動性。第二案用意更為明顯，「短期間是以朝鮮半島為主，長期則是在監視台灣海峽日益升高的危機」，從這些部署可看出美國確實有意將駐日美軍，變成「全亞洲地區的司令部」。<sup>23</sup>

雖然美國與日本軍事合作，但就東北亞向東南延伸至澳洲，整個東亞地區美國卻以雙邊軍事合約，構築沿中國大陸周邊的軍事防衛體系；在冷戰結束後，重要的強權國家美國、英國、俄羅斯等都逐漸的退出東南亞之際，美國在東北亞地區調整軍事部署，其預防的目標除反恐外，唯一可能的目標只有中共，若再結合美國在中國大陸周邊的軍事部署，如：在中亞駐軍，與俄羅斯、印度國家改善關係等諸多情勢來綜合觀察，更可以很明顯觀察出美國在全亞洲軍事部署調整的目的，實際上是對中共採取預防性的調整軍事部署。

然而中共為因應美國的軍事部署的調整，卻也積極的在東南亞地區進行近乎全面性的合作與交流，尤其是透過參與東協做為活動的跳板，而東協諸國鑒於中共經濟力量的成長，也希望與中共維持良好的互動，既然美國視中共為潛

---

<sup>22</sup> 美國國防部長倫斯裴與日本外相町村信孝、防衛廳長官大野功統聯合聲明，**聯合報**，民九四年二月十九日。

<sup>23</sup> **聯合報**，民九四年二月廿九日，A3 版



在的對抗目標，因此東南亞地區最主要的東協組織，自然形成美國必須爭取合作的對象，然而綜觀美國對東協國家主要採取雙邊的軍事協定與聯合軍事演習，並積極的參與東南亞地區各類組織活動，其中並以探討安全為主的東協區域論壇最為重要；然而在東協接納美國之目的，乃是希望平衡大國的影響，並以集體共識的決策模式，在區域安全方面保持對話的平台，使得大國無法獨斷專行，但未來美國利用東協與中共互動，不但無法避免，恐怕亦將是激烈的競爭與合作，東協的發展是否會因大國的折衝而受到限制，或改變其核心價值與安全機制，乃有待觀察，但未來的發展，大國對東協的影響將與日俱增。

## 二、日本對東協的影響

今年日本與中共的關係，除前述於 2 月份美日安保條約所產生的衝突之外，4 月份因日本修改教科書以至引爆大陸民眾的抗議，直至 4 月 17 日發展成大陸十多個城市，包括：深圳、廣州、東莞、珠海、南寧、廈門、成都、上海、杭州、南京、寧波、長沙、天津、青島、瀋陽等城市，爆發反日示威遊行，其中上海超過 10 萬人、深圳超過 3 萬人參加，民眾攻擊日資公司，破壞日貨廣場，高舉「反日入常，抵制日貨」等標語，而中共在北京卻投入數 10 萬人，重重戒護，而沒有任何遊行活動<sup>24</sup>。此種放任北京以外地區進行反日遊行，因此公安、武警等情治人員以勸說、維護治安等較為平和的手段，保持理性態度的作法；使得其後日本政府以強硬的態度發表正式聲明：指責中共不採取行動阻止，任憑群眾投擲石頭、水瓶等攻擊日本領事館，並嚴厲譴責，認為不管任何理由，對這種破壞暴力行為無法寬貸；4 月 17 日日本外相町村信孝訪大陸時，向中共提出必須做出必要的賠償和道歉；然而中共外長李肇星於會談中嚴正表示：沒

---

<sup>24</sup> 大陸地區反日遊行，綜整自**聯合報**，民九四年四月十七日。

有道歉的理由，中共從來沒有對不起日本國民，中日問題的關鍵在於日本對台灣問題和歷史問題上的態度和作法，嚴重傷害中國人的感情<sup>25</sup>。

由以上可見日本與中共的情結是累積形成的，長期以來所產生的磨擦主要因素有七點<sup>26</sup>：

（一）修改歷史教科書事件：日本於 1986 至今四次修改教科書，將侵略中國華北改為「進出華北」，對中國的全面侵略改為「對中國的全面進攻」等，雖然中共抗議但卻無法讓日本改變態度。

（二）日相參拜靖國神社：除 1985 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以官方身份參拜，2001 年小泉純一郎連續四年參拜，而引發大陸反日活動。

（三）台灣問題：中共反對日本與台灣發展官方關係，但在 2001 年日本允許前總統李登輝赴日治病，最近日、美把台海和平對話解決，列入共同戰略目標，而引發中共不滿。

（四）釣魚台領土糾紛：在鄧小平時期以「擱置主權，共同開發」作為處理原則，但近年來日本右翼份子，在釣魚台設置燈塔以宣示主權，引發中共不滿，經多次採取外交途徑交涉外，並改變對民間保釣人士態度，從壓制到支持，2004 年 3 月保釣人士首次登上釣魚台。

（五）東海油源之爭：中共於東海發現油源，其油田有平湖、春曉、殘雪、斷橋、天外天等七個，日本認為油田離「中間線」太近，中共企圖獨占東海油由而提出抗議，並要求中共提供礦區資料，但中共提出「擱置紛歧，共同開發」日本未反應，最近日本授權民間開發，被中共視為挑釁行為。

（六）日本爭常任理事國：日本以經濟大國之姿活躍於世界舞台，並企圖爭取國際大國地位，尤其是爭取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然而受日本侵略的中國大陸，對日本擴張政治影響力的野心高度的反感和警戒，常以警惕日本軍國主義批評日本，表示無法接受日本「入常」而產生新仇。

---

<sup>25</sup> 聯合報，民九四年四月十八日。

<sup>26</sup> 聯合報，民九四年四月十七日，A13 版。

(七) 戰爭賠償問題：1972 年「中日聯合聲明」載入中國放棄對日本戰爭賠償，但並未寫明民間放棄對日索賠，1980 至 90 年代中共不支持民間索賠，但近年來中共官方態度改變，採取不反對立場，並要求日本妥善處理。

以上七項中共與日本的衝突，至今都無法解決，然而此種情結擴及日本與美國的立場時，使得歷史的恩怨和民族的情感，無形中結合起來，相信在短期內很難解決與癒合；追根究底，日本與中共的態度轉變，實際是反應出「中國的崛起」趨勢，恐怕才是迅速交惡的主要的導火線，日本對於中國大陸經濟實力和國際政治地位上升的懼怕，以此延伸至東南亞，日本在東南亞地區的經濟影響力，逐漸被中共所滲透，此點可由中共與東協簽署建立自由貿易區協定，有意與東協整合經濟一體化之後，日本便由原先擺盪態度，轉變為積極的與東協商議簽署自由貿易區可得印證，更重要的是東南亞地緣上扼重要的海運要道，為日本的能源與資源的主要航道，然而隨著日本與中共政治、經濟、能源、安全領域的競逐，發展至今中共對東協影響力日深，未來日本對於東協的影響，除經濟外無可避免的將擴及安全領域。可是東協對於日本主要是著眼在經濟的利益，如：湄公河次區域的開發，日本是主要投資國之一，而日本的安全需求主要是針對中共，但是東協亦有意讓日本參與活動，以平衡大國的力量，使得日本與東協雖然目的不同，但卻也是互相需要，雖然如此，相信東協與日本的互動，東協有求於日本較多，但雙方共同的目標可能都在制約中共。

#### 第四節 其他國家對中共與東協的制約

若是以東協為中心，能影響東協安全情勢的周邊國家，應屬中共、印度、澳洲與中華民國等四個國家，中共在東南亞企圖採取邊緣化的策略，以排除中華民國參與東協組織的活動，有關中華民國部份另在結論時採取建議方式論述之，而中共部份為本論文的主軸，前述各章節均有詳細探討，本節不再重覆，本節主要是針對印度與澳大利亞兩個區域大國的對外政策，以探討對東協的制約。

## 一、印度與東協的制約

印度為南亞區域大國，冷戰後與東協關係快速發展，表現在軍事、經濟、非傳統安全與信心建立措施等方面，印度的「東望政策」<sup>27</sup>由印度洋延伸至東南亞，使得東南亞地區形勢更為複雜，尤其是涉及中共，其與印度不但有歷史上領土主權的爭議，且近年來更有意與中共在東南亞地區競逐區域大國地位，因此主要探討印度、東協與中共的互動關係，造成對東協的制約。

### (一) 印度與東協的互動

印度與東南亞的關係主要表現在<sup>28</sup>：(1)與東協制度化的聯繫，成為對話合作伙伴、參與東協首腦會議與東協區域論壇（ARF）；(2)加強與東協會員國的雙邊的關係；(3)在東南亞的政治與經濟有其適當的地位。因此探討方向主要是針對經濟、政治、軍事與區域開發及非傳統安全等。

#### 1. 經貿方面

印度和東協國家之間貿易和投資的經濟關係，初期與東協成立聯合合作委員會、工作組與運用專款建立促進貿易，旅遊，科學技術和其他經濟活動。在1997-1998亞洲金融危機，雖然使東南亞各國經濟減緩，但印度與東南亞仍保持衝力。除建立東協-印度商務委員會(ASEAN-India Business Council簡稱AIBC)外，2002年9月在汶萊協議在2016年實現地區貿易和投資協議(Reg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Area 簡稱RTIA)或者成立自由貿易區(FTA)，翌年巴厘島首腦會議正式簽署框架協議；2002年起每年舉行印度-東協首腦會議鼓勵擴大企業參與。2004年7月參加孟加拉灣多邊技術和經濟的合作(the Bay of Bengal Initiative for Multisectoral, Technical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簡稱BBIMTEC)行動，同年於

---

<sup>27</sup> 1994年印度總理拉奧（P.V Narasimha Rao）訪問越南，簽署軍事合作協議，展開印度的「東望政策（Look East Policy）」，加強與越南和其他東南亞、東亞國家的軍事和經濟合作關係，在此政策下印度增加國防軍費，特別是增加海軍軍費，並與東南亞國家舉行聯合軍事演習。陳鴻瑜，「中共與印度、巴基斯坦分別軍演之策略涵意」，**展望與探索**，第1卷第12期（民九二年十二月），頁11。

<sup>28</sup> G. V. C. Naidu, "Looking East: India and Southeast Asia", **亞太研究論壇**，第二十七期（March 2005.）, pp.195-197。

萬象會議簽署和平，發展和共享繁榮的擴大互利的經濟關係<sup>29</sup>。由此可見，印度參與東協經濟領域活動頗為積極。

## 2.政治發展方面

1992年印度與東協成爲對話伙伴，1996年成爲東協區域論壇（ARF）的成員，2002年東協與印度成爲的伙伴關係，而印度也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he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簡稱TAC），不但如此印度與新加坡、印尼、泰國和緬甸等亦存在雙邊關係。

## 3.軍事領域方面

冷戰後印度獲得孟加拉灣安達曼（Andamans）海軍設備，接收英國航空母艦，租借核能潛水艇，遠程海上的偵察飛機，與現代基諾傳統潛艇，東協認爲印度填補大國的權利真空，並獲得控制馬六甲和其他海峽的能力。其後印度逐步與東協國家建立的多元的戰略性關係，印度軍隊在亞洲已成爲不可忽視力量，此時東南亞的國家開始視印度爲平衡的角色（balancing role）；由於地區大國在東協體制下不能支配東南亞，符合印度的利益，爲與周邊國家進行信心建立措施（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簡稱CBMs），印度除定期海軍練習和地區海軍的一年兩次會談，並與馬來西亞、越南、新加坡等參加雙邊的防禦合作協議；積極協助緬甸和泰國的武裝部隊；印度和印尼保證東南亞的海峽航線的安全。由於沒有邊境與領土爭端和歷史包袱，印度的強大力量與東協的戰略性伙伴關係，以致被視爲對區域沒有安全威脅的國家。

## 4.區域開發與非傳統安全方面

印度也參與東南亞國家有關的多邊活動。如緬甸和泰國的技術和經濟合作(BBIMTEC)，湄公河流域開發計畫；此外恐怖主義、海上安全問題、非法走私槍械、毒品、非法移民等非傳統安全，印度也與東南亞的國家進行密切合作<sup>30</sup>。

---

<sup>29</sup> “For full text of the agreement”, <http://meaindia.nic.in/treatiesagreements/2004/30ta3011200401.htm>.

<sup>30</sup> G. V. C. Naidu, “Looking East: India and Southeast Asia”, **亞太研究論壇**，第二十七期（March 2005.）,PP.198-199、200、203。

## （二）中共與印度的爭端

由以上可知印度與東協的關係，乃是建立在多邊外交活動，且已經長期的互動而有具體的成效，可是中共與印度兩個區域大國，長期以來關係時好時壞，主要有「西藏問題」、「中印巴（巴基斯坦）」三角關係、邊界與安全問題等。

1.中印邊界問題：中印依傳統習慣線有 2000 公里，分為西段、中段與東段，中段中國大陸、印度、尼泊爾三國交界處較無爭議外。東段西起中國大陸、印度、不丹三國交界，大體沿喜瑪拉雅山脈南麓和布拉馬普特拉河北岸平原交接而行，東至中國大陸、印度與緬甸交界，1914 年英國統治印度，在東段分界線以北畫出「麥克馬洪線」，約 9 萬平方公里土地畫歸英屬印度，而埋下中印邊境東段的爭端；西段北起新疆喀喇崙崙山口，南至西藏阿里、克什米爾印度實際控制區的拉克達和印度喜馬拉爾邦三地交界，1846 年英國併吞克什米爾，並聲稱拉達克為克什米爾一部份，翌年藉勘察地圖之名將克賽欽、摩河谷及喀喇崙崙山以北，畫入克什米爾版圖稱之「約翰遜線」；百年來的歷史領土爭端因而產生。

2.西藏問題：1904 年 9 月英國駐印度總督柯曾，與西藏簽署「西藏協定」，主要是使西藏不必透過中國直接與印度交往，1906 年改簽中英協議，承認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印度獨立後尼赫魯不想放棄前英國對西藏之控制，以至於產生中共與印度的衝突不斷。

以上二個邊界問題加上西藏流亡達賴喇嘛主張「大西藏」自治，直接衝擊中國大陸國家安全，乃自 1962 年起發生中印邊境戰爭，直到 1988 年前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訪問北京後，才逐步解凍，雙方進行高層互訪。

自冷戰後中印關係雖有改善，但三個問題卻合流，且有逐漸國際化的趨勢，勢將使領土主權之爭更形複雜而難以解決。然而自 1993 年起，中共與印度總理、外交部長、國會代表與重要政府官員相互訪，在和平共處五原則基礎上簽署各項協定，對於邊境問題，雙方以「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簽定和平協定，化解領土主權之爭，並逐步建立相互信任的措施，不但如此，雙方更簽署司法、教育、植

物檢驗、簡化簽證手續、再生能源、海洋科技、科學技術、首都互設文化中心、文化合作等不同領域的合作（有關情形詳如附表廿三），由此可見在歷史的情感與長期領土主權之爭，雙方的都能積極的致力於化解彼此的爭議，並且合作朝向未來的發展。

附表廿三：冷戰後中印邊界問題的解決概況

時 間	代 表 人	互 訪 、 簽 署 條 約 或 協 定
1993	拉奧總理（P.V. Narasimha Rao）	關於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保持和平與安寧的協定。並成立專家小組討論制定實施辦法。
1996	江澤民	關於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軍事領域建立信心措施協定；在和平共處五原則基礎上，建立面向 21 世紀的建設性合作夥伴關係與高層互訪，經貿合作等表達共同意願。
1999-2002	雙方互訪活動	中印外交部長經兩度會晤確認互不構成威脅，並以和平五原則持續改善關係。 印度總理納拉亞南赴中國大陸訪問。 人大委員長李鵬與印度聯邦院副院長赫卜杜拉率團互訪。 總理朱鎔基訪問印度重申互不構成威脅。
2003.06.24	瓦杰帕依、溫家寶	中共和印度共和國關係原則和全面合作的宣言以和平共處五原則，發展建設性伙伴關係，經由平等協商尋求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邊境問題。另簽署司法合作、教育交流與合作執行計畫、植物檢驗議定書、簡化簽證手續、再生能源領域合作、海洋科技領域合作、科學技術合作、首都互設文化中心、文化合作協定 2003 -2005 年執行計畫等。
2005.04	溫家寶	中印邊界問題政治性指導原則等共計 12 份文件。

資料來源：中共外交部網站 [Http://www.fmprc.gov.cn/chin/wjb/zzjg/yzs/gjlb/1328/1329/t6099.htm](http://www.fmprc.gov.cn/chin/wjb/zzjg/yzs/gjlb/1328/1329/t6099.htm).

[Http://www.fmprc.gov.cn/chin/wjb/zzjg/yzs/gjlb/1328/1329/t23618.htm](http://www.fmprc.gov.cn/chin/wjb/zzjg/yzs/gjlb/1328/1329/t23618.htm)

聯合報，民九二年六月廿五日。柯玉枝，「當前美國、印度之關係與中國崛起」，中國和平發展與亞太安全研討會，民九四年四月十二日，頁 4-5。表格由作者自製。

中共與印度短期間能捐棄成見原因，自然與美國為針對中共崛起，必須防止中共與印度結盟的構想有關，美國採取更積極的外交和軍事努力加強與印度的關

係，是防止中共和印度的結盟；與澳洲、泰國、菲律賓、南韓和日本加強雙邊聯盟，將可限制中共在南中國海和西太平洋發生力量<sup>31</sup>，由今日美國全球軍事戰略調整，特別對中共周邊「新圍堵」的軍事部署，更是促成中共低姿態的與印度達成協議與合作的主因。

### （三）中共與印度爭奪區域大國的地位

#### 1. 軍事與核武競賽方面

中共與印度的衝突，最主要的是印度與中共均屬於區域性的大國，而印度在南亞地區企圖追求軍事大國、政治大國與經濟大國的強國目標有關；印度歷屆政府均強調 21 世紀初成爲東南亞與印度洋地區「第一軍事強國」、「世界中等軍事強國」，因此除增加軍費、擴大兵力與採購新武器之外，視發展核武器爲取得大國地位的重要途徑，乃自 1974 年起首次進行試爆至 1997 年底，印度建成完整核燃料循環體系，足以支持中等規模的核武器及核能發展計畫；1998 年 5 月印度進行 5 次核子試爆，成爲掌握核武器製造技術國家，2001 年初導彈試射成功，印度則成爲第七個具有導彈能力的國家<sup>32</sup>，使得印度具有「區域全面威懾」能力，印度認爲欲進入軍事大國，就必須以軍事實力爲基礎，核力量爲後盾，威懾中共，遏制巴基斯坦，爭奪印度洋控制權，在中東、東南亞、和南中國海取得應急制海權等實力，由此印度在亞太地區的利益，勢必與中共重疊，無形中視中共爲潛在敵人和競爭對手。

#### 2. 政治大國的目標

印度最要的是謀求成爲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地位，因此印度希望與美國建立新型的戰略伙伴關係，一方面反對布希政府取消美蘇「反彈道導彈條約」，另一方面卻又對布希總統的NMD計畫表示理解與支持，使得印美關係迅速升溫；

---

<sup>31</sup> 中國時報，民九十年五月卅一日，版 11。

<sup>32</sup> 目前有核武的國家：美國、俄羅斯、英國、法國、中共和以色列等六個國家。2001 年印度試射導彈成功，成爲第七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但以印度目前擁有的中短程地對地、地對空、空對空與水底潛艦導彈發射等系統，以此評估印度則爲世界上第六位具有戰略進攻性武器能力的核大國。李五一等著，**大國關係與未來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年 6 月），頁 232-233。



印度仍與俄羅斯保持傳統友誼，並於2000年10月12日與俄簽署「戰略伙伴宣言」，與政治、經濟、農業等長期合作協議，對於中共也在積極改善關係，雙方都有「中印合作比對抗有利」的共識。

### 3.經濟大國的目標

印度採取重視發展高科技農業和研製科技新型的產業，尤其在電子通訊、生物科技、農業科技、化學合成、核能及太空技術等，不遺餘力，成為印度經濟新的支柱，另外印度還加強和擴大與世界各國的貿易往來，制定優惠出口鼓勵政策，以爭取更多外匯，印度計畫以20-30年左右時間，成為名符其實的經濟大國<sup>33</sup>。

中共雖主張「多極」，可是中共與印度傳統上彼此存有歷史的情結，領土主權之爭，核武的相互威脅，如今更混合著雙方爭奪區域大國的主觀願望，如今雙方都參與東協組織，從東協與印度、中共交往情形觀察，三方在經濟領域都維持互惠互利的發展，可是在政治與軍事領域，東協欲藉中共與印度以達到平衡雙方力量之目標，使東協能在大國之間維持一種平衡的局面；然而中共與印度如今都具有區域大國之實力，雙方都同樣擁有核武與現代化的載具，亦同樣的在經濟發展有長足的進步，更在政治領域具有強烈的企圖心，完全符合對大國政治的觀點：「任何一個強國的崛起，不可避免的懷有對國際體系的修正」，依此印度參與東協的活動，不可避免的會與中共產生衝突，而東協難免在區域大國的權力鬥爭中，成為強權競爭的場所，有可能使得東協主導權的被削弱，而東協的未來發展易受到強權的限制。

## 二、澳大利亞對東協的制約

冷戰後，澳大利亞的對外政策歷經兩個轉折，在1995年前的外交政策為「面向亞洲」，其後至今調整為「傾向美國」，重視美歐的關係；澳大利亞緊臨東南亞地區，而其轉折自然與亞太地區的發展有密切的關聯，僅以澳大利亞對外政策的

---

<sup>33</sup> 同上，頁222-231。

變化，分析對東協的影響。

澳大利亞將強國分爲三等：超級大國、中等強國和強國，(super power、middle power and small power)，其依據經濟力、地理位置、國土面積大小、外交力和軍事力等標準，自我定位爲中等強國，不僅與法國、中共等國家並列，而且與德國、印度和日本並列<sup>34</sup>，由於澳大利亞的綜合國力在世界被評定排名第 10<sup>35</sup>，與澳大利亞的自我定位相當；其依據中等強國的定位而表述內涵爲<sup>36</sup>：(1)善於把握時機；(2)有一定的外交地位規模，小國所不能爲，大國又不能同時關注，且具有現實解決必要性的重大國際問題；(3)要有理智的想像及創造性以打破僵局，至少要有提出設想，形成解決問題的觀點及構想；因此冷戰後期，東亞情勢的快速變化，使得澳大利亞外交政策以中等強國的定位，轉變對東亞地區採取主動的作法，除其爲東協第一個對話國家外<sup>37</sup>，與東協有關的活動，如：倡議解決柬埔寨糾紛、倡議成立亞太經合會 (APEC)、重新修訂全面禁止核武試驗條約與南太平洋無核區條約等<sup>38</sup>，凡此均與東協成立至今，長期所堅持的價值觀相同。

冷戰後此種積極主動的作爲，使得澳大利亞對外關係，逐漸的形成「面向亞洲」的外交政策，其基本架構是以經貿關係爲重點，將外交重點轉向亞洲，主要內容有：

(一) 以亞洲爲重點，開展區域多邊外交，自 1992 年起短短二年，澳大利亞總理主動出訪中共、日本、印尼、新加坡、柬埔寨、泰國、寮國和越南<sup>39</sup>等國家；

(二) 保持美國戰略合作關係前提下，與日本發展亞太戰略體系中的建設

---

<sup>34</sup> John Ravenhill, "Circle of middle power Activism: Constraint and Choice in Australian Canadian Foreign",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52, No.3, (1998), P.310。

<sup>35</sup> 世界各國綜合國力比較，排名前 15 名爲：美國、日本、法國、英國、德國、俄羅斯、中共、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亞、巴西、印度、西班牙、韓國、墨西哥等國家，與澳大利亞自評爲中等強國定位相當。中國國際戰略研究網，2003 年 4 月 21 日研究報告，<http://chinaiss.org/top/>。

<sup>36</sup> Gareth Evans and Bruce Grant, eds, *Australi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World of the 1990s*,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322。

<sup>37</sup> 劉樊德，*澳大利亞東亞政策的演變* (北京：世知識出版社，2004 年 11 月)，頁 67-68。

<sup>38</sup> 同上，頁 88。

<sup>39</sup> *The Asia-Australia Survey* (1995-1996), P.36。

伙伴關係；

(三) 重視發展與中共的合作與建設性關係，其動機為利用中國大陸改革加快經濟合作，以推動國家經濟發展；融入東亞必須與中共合作及與其他亞洲國家協調；並將中共視為其亞洲政策架構的重要組成部份；

(四) 加強東協的地位，東協國家在澳大利亞面向亞洲戰略中的地位舉足輕重，亦視為成敗的基石，在發展與東協國家的雙邊關係中，最重視與印尼的關係，彼此交往密切，而於 1995 年簽署防務協定，由此可見澳大利亞面向亞洲的戰略規劃，乃是以外交活動擴展澳亞經濟關係發展，並與國家安全相結合，以謀求安全利益。

1996 年以後，澳大利亞的對外政策在重大國際事務逐漸「傾向美國」，強調擴大與美國的交往與加強安全合作，不再強調融入亞洲，也不急於切斷英國與歐洲國家的傳統關係，而以加強對美關係做為首要任務<sup>40</sup>，如：美澳防務會議中決定於 1998 年起每年舉行三次聯合軍事演習、參與「環太平洋 2004」美國與盟軍協同作戰聯合軍事演習<sup>41</sup>、2003 年決定參與美國導彈防禦計畫，其目的採取對抗洲際導彈的擴散，對澳大利亞國土安全以及國家利益所帶來的威脅，其事前亦先告知中共與印尼政府<sup>42</sup>。雖然澳大利亞對外政策傾向美國，但是其處於太平洋與印度洋之間的地緣優勢，卻不放棄亞洲的重要關係，如：中共、印尼和日本等國家，並加強彼此的經貿關係；在安全政策上既強調多邊安全機制，但也強調雙邊安全關係，如：與東協各國進行各種安全合作，意在經由全方位的安全合作，維護國家安全利益，創造穩定的周邊安全環境，防止地區衝突和突發事件。

從澳大利亞對外政策的調整，可以發現其受到美國的影響甚深，而美國在東亞地區的佈局，乃是受到「中國的崛起」的影響，若從整個亞太地區與東協的發

<sup>40</sup> 曉光，澳大利亞政府對外政策的調整，**澳大利亞研究**，第三期（1997 年），頁 10。

<sup>41</sup> 「環太平洋 2004」海軍聯合軍事演習，參與國家有澳大利亞、英國、加拿大、智利、日本、祕魯、韓國和美國等 8 國，另觀察團有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俄羅斯、厄瓜多爾、墨西哥等 7 國。孫國祥，**2003-2004 亞太綜合安全年報**（台北：遠景基金會，民九三年，頁 35。

<sup>42</sup>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Australia, Australia to join US Missile Defence Program”, December 04, 2003. <http://www.foreignminister.gov.au/releases/2003/fa151-03.html>.

展來觀察，現在以至於未來，此區域將屬於世界最有活力的地區，經濟的快速增長與區域經濟一體化，有助於亞太地區的穩定，但是在冷戰結束後，所形成傳統的敵我界線不清與標準失效<sup>43</sup>，全球及亞太地區安全環境的改變，使澳大利亞提出「合作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的理念<sup>44</sup>，其以經濟安全為核心的，相對降低軍事安全的重要性，不明確要求創立正式機構和機制，從解決問題開始，根據各國特點保留各國的行動自由，要求對世界安全負有重大責任的大國，特別是亞太地區的大國建立起協調體系，如：在東南亞地區由於東協區域論壇成立，符合「合作安全」的理念而參與該組織；相對的澳美雙邊軍事結盟，亦建立在合作安全的基礎上，而影響 21 世紀的亞太安全。

然而東協「平衡大國」策略與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對於澳大利亞「傾向美國」的政策產生反感，主要原因在於：(1)澳大利亞對於人權等屬於內政問題，追隨西方大國，容易造成干涉內政的疑慮；(2)擔憂澳大利亞的先發制人的戰略，對付恐怖主義活動<sup>45</sup>，同樣會干涉東協國家內政；(3)澳美聯盟的存在，使得其與亞洲國家難以形成互信；(4)向美國傾斜將成為與亞洲融合的障礙；由於澳大利亞與美國的軍事聯盟持續的深化，對於澳大利亞在美國全球戰略地位的提升與降低不確定安全的威脅（指國際恐怖主義的安全威脅等），有實質的助益，但卻也產生澳美聯盟愈加強，與亞洲國家關係愈疏遠的現象，澳大利亞如何在其間取得平衡，實須審慎處理。

東南亞周邊國家對於東協之影響，雖陳述印度與澳大利亞兩個區域大國，但從中共、澳大利亞、印度與東協互動情形，更突顯「多極」的觀念，而未來東協勢必受強權的影響，隨著其組織的擴大，而更趨複雜，東協能否在複雜的環境裡

---

<sup>43</sup> 王逸舟，**環球觀點**（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1999 年，）頁 13-21。

<sup>44</sup> 1990 年澳大利亞外交部長加里恩·埃文斯呼籲亞洲應當有類似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CSCF）的機制—亞洲安全合作會議（CSCA）來解決亞太地區安全問題，而「合作安全」為加拿大前外交部長約·克拉克提出，為加里恩·埃文斯在 1993 年 9 月於聯合國正式提出，並被稱之：合作安全被證明最富有創造性。Andrew Mack and Jhon Ravenhill, **Pacific Cooperation: Building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gim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llen & Unwin, Sydney, 1994), P.144; **Foreign Affairs**, (Fall 1994), P.7; 任曉編，**國際關係理論新視野**（北京：長征出版社，2001 年），頁 187。

<sup>45</sup> 常賢，「仗著美國撐腰，妄言先發制人，總理大嘴惹怒鄰國」，**環球時報**，2002 年 12 月 5 日。

平衡大國，並以東協方式合理有效的處理大國關係，對其而言恐怕是個極為艱鉅的挑戰。

## 第五節 中共與東協建構矛盾

綜觀東協與中共的關係發展，進入 21 世紀之後，不但快速而且合作的領域愈來愈廣，由於東協逐漸的擴大組織，增加東南亞地區以外的成員國，更重要的是其對話的議題，已經超脫過去東協經濟領域，因此在中共與東協全方位交流的過程中，勢必會產生許多矛盾：

一、東協的組織、成員國的擴大，其中強權的參與，使得東協可能無法再掌握整個組織活動的主導權：如果從東協組織成長的歷程，應可很明確的發覺中共參與前後的差異性；大約在冷戰後，由於中共的介入，使得東協無形中成爲區域發展的一股力量，任何國家對東協都得重視之，如今在安全領域東協擴大成立東協區域論壇，已經成爲整個亞太地區「多邊」的安全論壇，也是今天世界唯一的地區安全的架構，在架構內國際體系中所有重要參與者（包括美國、日本、俄羅斯、中共與歐盟），都出現在東協區域論壇中<sup>46</sup>，此一區域性的國際組織，便成爲各方強權的折衝場所，因此究竟是中共使東協重要性增加？還是東協本身因其可主導東南亞事務而相形重要？大概強權力量的介入成份較大。

二、「東協方式」將面臨考驗，過去東協以東南亞各國爲主體，可以藉由鬆散的商議性的機制，來推動地區安全問題等各方面的觀點與交流活動<sup>47</sup>，但是東協方式的集體決策模式一直存在著爭議，尤其謹慎而緩慢的東協方式，使得西方成員國感到灰心，它們都希望東協區域論壇快速發展，採取具體措施，<sup>48</sup>換言之，觀察東協方式，當面臨大國的介入，擴大安全組織的架構，在傳統與非傳

---

<sup>46</sup> Amitav Archarya,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 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 王正毅、馮懷信等譯，**建構安全共同體：東盟與地區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頁 250。

<sup>47</sup> *Straits Times*, July 10, 1991.

<sup>48</sup> “New framework for security”, *Straits Times*, July 26, 1994. P.15.

統安全事務，能否有效的處理各項安全議題，而採取更正式的方式進行安全合作，迄今議事效率恐怕是最大的爭議所在。

三、東協區域論壇試圖建立信任措施、防禦性外交和衝突解決的機制：然而防禦性外交被界定為：阻止各方正在產生爭端的行動；阻止現存爭端逐步升級為衝突的行動；當衝突發生時限制衝突擴大的行動<sup>49</sup>；東協在區域安全所採取的機制雖佳，但中共與東協國家有邊境領土、南海海域、台海問題等爭議，若將此類議題置於東協體制之下討論，均可能違反東協方式「不干涉各國內政」的基本原則，更何況近年來美國視中共為潛在的敵人，並在大陸周邊預防性軍事部署，雖然聯合國將預防性部署作為防禦性外交的一個要素，然而東協預防性外交的作法，為其追求和平的目標方式，卻無法消弭中共對其他大國所進行預防性部署作為的疑慮，間接的使得中共對東協安全機制，須審慎因應之。

四、從東協區域論壇所談論的安全議題，幾乎涵蓋亞太地區的安全問題，以及非傳統安全的威脅，雖然東協採取多邊與均衡的態度，對待中共與美國等大國，但是中共擔心東協區域論壇可能會發展成為西方大國的工具，用來干涉亞洲成員國的內政<sup>50</sup>，與可能發展成為小國反對中共的宣傳陣地，因此中共轉變態度，扮演一種更關鍵的角色，使得中共支持東協區域論壇，作為處理地區安全的一種新方式，一種不同於冷戰思維的方式，一種經由對話與合作尋求穩固和平的方式，<sup>51</sup>而在「十六大」後，明確的轉變態度支持多邊外交，並利用東協方式企圖弱化大國的影響力；由此可見中共對於東協的態度，當涉及安全領域時，其作法應是利用東協安全機制。

總之，東協與中共的建構矛盾，並不在東協與中共的對話與合作，而是在東協擴大組織成員國之後，因大國涉入對其安全造成的威脅，以致於採取因應

---

<sup>49</sup> Amitav Acharya, *Preventive Diplomacy: concept' Theory and Strategy*, in Desmond Ball and Amitav Acharya, *The Next Stage: Preventive Diplomacy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Canberra: Strategy and Defence Studies centr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99), PP.93-115.

<sup>50</sup> Michael Richardson, "A step ahead on Asian security",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ly 26, 1994. P.2。

<sup>51</sup> 陳健於新加坡報告，"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in East Asia", July 4, 1997. P.11。

的作法，似乎利用東協的安全機制進行衝突與對抗，此種國家利益與區域整合的過程所產生的矛盾，將會隨著大國的參與而持續存在。